

抗戰前後



百保中
風光

大眾生路叢書

蕭 勇 英 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抗戰前後

大眾生路叢書之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初版

著者 蕭 傳 英

出版兼
發行者 大 眾 生 路 社

經售處 香港：生活書店

九龍：新中文化服務社

分售處 各 大 書 局

定價國幣三角

序

在資本帝國主義正在沒落，新的社會正在孕育滋長的今日，無疑的國際間的風雲變幻莫測，因為這些資本帝國主義間之內在和外在的矛盾，無從解決，只有向着殖民地半殖民地進攻。我們中國早已成爲他們侵略的對象，尤其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中華民族的危機，無日不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上，在這時社會科學者的任務，惟有本其所學，譬諸生物學者之持一解剖刀，以之解剖社會進化的原因，分析歷史演變之法則，更以大無畏的精神，發而爲聲，微而爲文，當然成爲理論之金石，行動之精神。

吾友蕭雋英先生，方其留學東京早稻田大學時，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曾作窮年累月的探討，及爲國立中山大學教授後，關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史實，更作詳細的科學的研究，他認爲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他在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的「新宇宙」，民族統一戰線專號內所發表的「立刻發動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一文裏，他極力主張唯有立刻發動民族解放戰爭，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他說：我們爲了逃出整個中華民族底最後危機，爲了挽救在死亡綫上的中國民衆，在目前，我們全國民衆必須堅決的要求：（一）

對內：籲請絕對和平，（一）對外：要求立刻抗戰。如今這二者的主張，已隨「七七事變」的炮聲而實現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社會科學者之在精神上得着無限的安慰。

民國二十五年冬，他長羣聲報社時，即電聘本人爲該報總編輯，爾時適值西安事變發生，中華民族的前途有如千鈞之繫一髮；然而，我們對於時局的主張，仍本過去一貫——「內須和平」「外求抗戰」的精神，澈始澈終的主張各黨各派的合作，力求民族戰綫的統一，粉碎敵人「以華制華」的陰謀，誠如蕭先生所說：「我們站在一個真理之下——民族統一戰綫的立場，擁護政府堅決抗戰，經過半年多與短視者的侮蔑，譏謗，威嚇，壓迫的堅苦掙扎。」這不能不說蕭先生不特是一個忠實負責的政論家，而且是中華民族爭取解放進程中一個最勇敢最有毅力的戰士。

目前正與日本帝國主義拚個他死我活的時候，蕭先生仍是晝夕無間的過其寫作的生涯，一般愛讀蕭先生文章的朋友們，將其年來所發表的言論，集成爲冊，公諸同好，我們不特佩服於國際，政治，經濟，社會諸問題的見解，有其獨到的地方，尤其佩服其每一字句間，包含着許多革命的意識，爰書數行，以表敬意。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中旬秦元邦序

目 錄

秦序

立刻發動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

..... 一

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先決條件

..... 八

爭取民族生存的基本認識

..... 一九

民族統一戰綫的理論與實踐

..... 二六

我們的戰爭與和平觀

..... 四五

評臨全大會宣言綱領並祝魯南大捷

..... 六四

後記

..... 八一

抗戰前後

第一篇 立刻發動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

帝國主義沒有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民衆底血汗，簡直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它必然的是向着半殖民地身上來開刀，毫不放鬆的榨取。如果弱小民族的國家，不能夠理解到這一點，去克服其必然性，那就會瀕於不可避免的死滅底悲運！這是歷史的一般鐵則。

在現階段——第三期經濟恐慌下侵畧的帝國主義，爲了國內經濟政治危機底極度惡化，是採取不宣而戰的方式以及政治經濟等獨占形式，以解決其內在的矛盾，和應付未來歷史上必然的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畧中國，就是採取這一個公式，來適應其第一期的內容而出現；四年零九個月來的教訓，還不够我們猛省嗎？

日本帝國主義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毒化政策，向中國各方面加緊進攻——從東北到熱河，由熱河而冀察，進攻綏遠寧夏，威脅晉魯河北，……並企圖成立蒙古與華北

獨立政權，利用漢奸，在福建醞釀自治運動，以爲攫奪華中與華南的根據地；同時要求我國政府接受「廣田三原則」，強迫簽訂「防共協定」，乘機增兵華北，近且竟藉豐台失馬，要求我國撤退駐兵，武裝保護走私，以促我們國民經濟加速的崩潰，敵人這樣瘋狂的進攻，無非想併吞整個的中國；這尤其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目前中國一幅經濟恐慌和民族危機的悲慘畫面，直可以說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所造成。在民族敵人一步一步的進攻的形勢之下，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無異是已被敵人放在牠的白亮亮的刀口上面，任其剝奪和凌遲了！在這危急存亡底關頭，我們要是依然地從容坐論，準備，容忍，等待機會，那就不但中了敵人的詭計，並且因此助長敵人的兇燄，而消滅自力更生的勇氣，這樣一來，真是非到亡國滅種不可了！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這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中國民族的獨立或滅亡，中國人民的生和死問題，所以在這時候，「救死」和「生存」，才是目前每一個中國國民的任務。

我們爲了逃出整個中國民族底最後危機，爲了挽救在死亡綫上的整個中國民衆，在目

前，我們全國民衆必須堅決地向政府提出下列二個最迫切的要求：

(一)對內：籲請絕對和平

(二)對外：要求立刻抗戰

日本駐華使館秘書兼駐京總領事須磨返國報告時，在神戶曾發表談話：「中國今後對日只有從『提携』與『作戰』的兩途中，選擇其一，……」這段談話，是很露骨的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現階段對華積極政策之內容，這就是說：中國如果與日本「共存共榮」，祇有在提携與親善的方式之下，去對日本屈膝；否則，日本就絕對不客氣地要用武力來征服中國了。我們根據牠的鮮明態度來看，便很明白日本對華之一貫的海盜式劫掠政策，非使整個的中國淪為它的殖民地，斷不會自動罷手的。我們全國人民在此生與死，投降與抗戰二者之間，事實上是不能容許我們再徘徊於和與戰之間從容商討，或幹攘外必先安內的工作之餘地了。就理論上來講：殖民地是資本帝國主義者的最後生命綫，故他對於殖民地的爭奪是始終不能放棄的。因此，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分割，有些是用原始侵畧方式——武力佔領，有些則以不流

血談判方式，企圖達到其目的。現在我們的敵人，就是想迴避直接發生戰爭，想不費一兵一彈之力，而吞併整個的中國。這樣說來：「戰爭與和平」，是帝國主義者用以解決極度尖銳化的矛盾之同一手段底兩種形態；如果我們政府欲以「調整中日邦交」的方式，來消滅中國目前的危機，那就上了敵人的大當！並且中日之間的矛盾，完全是由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我們就必須用反抗侵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而謀永久的真正和平。現在敵人的血腥巨口已張在面前，我們是只有實行「要安內必先攘外」，才不會中敵人以不費一兵一彈，而實現其「以華制華」的奸計；唯如此，才不會摧毀抗敵的精神，和民族解放鬥爭的生命。換句話說：唯有立刻發動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才能使全國上下各種差別的抗日意見，相對地統一起來，亦唯有在攘外——即對日抗戰總目標之下，才能解消各黨各派的內在矛盾，保障國內和平，消滅內戰的危機，從各方面的武力與人民的力量打成一片，去推動每個戰鬥員的緊密携手起來，結成鐵一般底堅強的民族統一戰綫；同時，在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中國民族，只有立刻發動對日抗戰——即民族自衛的戰爭，才能取得國際友軍的援助，（如世界弱小民族，帝國主義

的國內大衆，以及蘇聯的支持，太平洋帝國主義間矛盾之利用），唯有對日抗戰，才能促其內在矛盾的深化——即敵國勞資鬥爭的激化——使其民衆與我們民衆構成反對侵略戰的陣綫；亦唯必如此，才能肩起這一偉大使命，發動與敵人作決死的鬥爭，而獲得民族解放戰爭之最後勝利。

現在中國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口號之提出，並非偶然的，而是歷史演進過程中必然的產物——這就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進行獨佔的殖民地化之強化，而加速地成長起來的；所以這種運動，是成爲中國民族在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我們爲要保障對日戰爭的勝利，必須從中國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是否能擴大和堅固爲決定的因素。對於戰爭的文化，地理，武器，經濟物質，戰畧與國際外交諸條件，當然不能忽視；因此，我們現在便不能忽視人民救亡戰線的主觀努力，才能構成堅強的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對日抗戰，積極的保障人類和平。在此戰爭的威脅之下，空喊和平是無益的；在目前必須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陣綫，以摧毀日本大亞細亞之門羅主義；然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建立，必須以中國能够抗戰爲前提，而

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尤其是制止侵略者的武器，和解放中國，求得民族獨立自由之唯一正確的途徑。質言之：在民族危機日益深入的今日，我們只有以民族革命——自衛的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民族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而抗日是反帝運動的一環——中國弱小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弱小民族解放的一個支部；現為保障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而除奸亦即抗日工作進程中，不可缺的任務。上面說過：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民族革命的唯一力量。如果沒有民族革命力量為其核心。來反對帝國主義其結果，恐怕只有加速殖民地化了。現在西南當局已提出抗日救國的主張（不過全國人民對此尚抱憂慮的態度）我們全國國民應即運用自己——阿斗（中山先生語）的權力，籲請中央政府迅下決心，頒佈全國動員令，發動抗日反奸的民族解放戰爭，同時要求政府堅定抗日救國的意志，忠實的執行民族統一戰線，開放羣衆救國禦侮運動，恢復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改善人民生活；使其有參加民族陣線的機會，增加鬥爭力量，和防止敵人的利誘；唯必如此，才能使這一契機，轉變為現實性的民族解放運動——抗日反奸的鬥爭，走上整個的直接的決定的勝利。

的前途。我們全國民衆在目前唯一的任務，是馬上一致起來，站在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去「救死」，爭取「整個中國民族的生存權」，因此，我們必須立刻執行：

1. 全國動員實行抵制日貨，來答覆以武裝保護走私——用經濟手段滅亡我國民族的敵人！

2. 立刻發動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以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而保障世界和平！

「喚起民族意識，以求民族的獨立」，乃我們一貫的主張，同時也是我們應盡的天職，及目前所負唯一的使命，所以我們數年來無時無刻不循此精神而努力。換句話說：我們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集中在這救亡的戰線上，以促成民族解放鬥爭意識的統一，現在特出「民族統一戰線」專號，其目的是在喚起民族解放鬥爭的意識，和對於民族統一戰綫加強主觀的努力！因為唯有理解了正確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知識，和時代精神配合起來，才能構成偉大的力量，去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和世界人類的和平；尤其有了這樣的認識，有了這樣武裝的頭腦，才不會盲目地駭倒在敵人大砲飛機毒彈下，而加以無情的反擊！（廿五，七，一日脫稿）

第二篇 爭取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

五年來的教訓，我們明明白白地知道日本對華侵略是一步緊過一步，即使有時候在表面看來好像是緩和了些，然而，這不過是未來更進一步的一個準備，或者是實現其更毒辣計劃的一個陰謀的手段吧了。

日本正如世界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已經到了經濟恐慌的第三期，國內的經濟政治底危機，已極度惡化，而陷於走頭無路的境地了；所以牠又正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越發加緊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榨取，企圖延長其瀕於滅亡的命運。由「九一八」事件的發生，直到最近的華北問題，一切的一切，一方固然有侵略的主觀的原因，同時在被侵

畧者方面，實在具備了被侵畧的客觀條件，不過對於過去的我們可以不說，而目前在民族敵人一步一步的進攻底形勢下，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很顯明的是已經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了。生與死只有一線之隔，我們要生，就須立刻起來抵抗，不然的話，那只好俯首貼耳，聽敵人去宰割，我們再不能在抵抗與被宰割之間找出其他的路線，過去的事實證明是這樣，日本帝國主義的自白也是這樣。（日本駐華使館秘書兼駐京總領事須磨返國途中，在神戶發表談話謂：「中國今後對日本只有從『提携』與『作戰』兩途，選擇其一……。」）在這嚴重情形之下，我們要澈底明白：日本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對立是絕對的，只有民族革命戰爭，纔能解決這個矛盾的對立——不是我們民族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便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們民族革命戰爭中崩潰下來，兩者之間實沒有妥協與和平的可能。我們恐日病的和平主義者，因為沒有瞭解到這一個對立物的鬥爭之絕對性，所以就得到一個妥協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可與日本帝國主義共存共榮的謬論。這種不正確的理论，要是不澈底肅清，那就會使整個民族走到滅亡底道路去了。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畧，是表現了更新的性質——由局部的片面的侵畧，進到了最普遍最深刻的亡國滅種的企圖——如經濟上的走私，政治上的干涉，軍事上的壓迫，文化上的侵畧，在中國每一個角落裏都伸張了魔手，加強其獨吞中國的陰謀，使中國完全殖民地化，藉以奴役整個的中華民族。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不反抗，就是死路，即使要投降屈服，也不能維持民族的生命了；所以我們爲着要擺脫整個民族的危機，爲着挽救在死亡綫上的整個中國民衆，唯一的方法，只有立刻發動神聖的抗戰，同時爲着把握抗戰的勝利前途，我們迫切地要求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因爲只有成立了抗日救亡的統一戰綫，才能達到抗戰的目的，才能挽救國家於危亡，而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這民族統一戰綫，是在客觀的必勝利然條件之下產生出來的。因此，它的理論，是時代的真理，惟其這樣，故我在真理面前，絲毫不敢苟且。在人民的立場上，我們祇知忠實於國家民族，以誠懇坦白的態度，取得統一戰綫的建立，而抗強敵；絕對不敢假公濟私，來與政府及全國同胞開玩笑，敷衍草率，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而爲民族的千古罪人。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民族統一戰綫是目前唯

一的救亡運動底正確理論，同時又是抵抗敵人唯一的武器，假使我們不忠實地巧妙地運用這武器，那就不能建立爭取勝利的根據。就事實來講：抗日救亡這件大事業，斷不是任何黨派或任何個人所能包辦——即政府在此民族革命戰爭進程中，若脫離了民衆，勝利固不可期，但使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的領導，單是民衆自動的作戰，也一樣的沒有勝利的前途，所以在民族存亡間不容髮的今日，統一戰綫的建立，這是火燒眉頭的急切問題；同時敵人侵略日兇，威脅日大，則大家——即互相矛盾的各社會階層的民衆互相聯合的可能性，也就越發加強。準是而言：救亡的民族統一戰綫，是中國民衆在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惟必如此，才能克服寡廉鮮耻的漢奸，和抵抗橫暴無比的敵人；亦唯必如此，纔不會給敵人離間挑撥，而可結成鐵一般堅強的抗敵堡壘，和保障我們民族革命戰爭最後的勝利。

殖民地是帝國主義者的最後生命綫，因此帝國主義者對於殖民地的掠奪，是始終不會放鬆的，儘管他們所用的手段有武力佔領，和外交談判兩個不同的方式，然總不外是帝國主義者用以解決極度尖銳化的矛盾的同一手段底兩種形態，除非我們肯俯首任人宰割，否則，如

果我們想用甚麼「調整邦交」的方式，來企圖排除民族的危機，那簡直是痴人的幻想。至於甘心俯首任人宰割，那就沒有所謂「邦交」的存在，有的只是奴才與主子之交罷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國對日的外交，始終是徘徊於「和與戰」的歧途上。然而和平退讓，應該有一定的限度，假使我們對日的和平政策——暫時避免武裝衝突，積極作抗戰準備的和平政策之量發展到了頂點時，必然會通過飛躍，而轉化為戰爭。所以我們對日的基本國策，便須在一個正確的真理詔示之下建立起來，纔能排除目前的民族危機。真確的真理是甚麼？這就是說：在目前客觀條件之下，解放中國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反日的民族統一戰綫。因為中國民族的危機，已將臨到國亡種滅的境地，除了中華民族全體人民偉大的團結，全體人民總動員，去進行堅決地反日的英勇鬥爭而外，別無其他方法，可以挽救我們民族的危機；而要達到全體人民偉大的團結，全體人民總動員，除了立即組成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外，也實在沒有其他方法。這樣說來：在目前的中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底問題，不僅有其天字第一號的重要，和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同時也可以說：它是歷史的一般鐵則。我們要知道：民族